

“经”的语法化路径探究

桂成双¹, 阮晓蕾²

¹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安徽 合肥

²安徽大学大学外语教学中心, 安徽 合肥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4日

摘要

“经”作为汉语中兼具实词多功能与虚词语法功能的典型词汇, 其语义演变与语法化过程贯穿汉语发展史, 是汉语词汇动态演变的重要样本。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语法化理论与语料库研究方法, 结合CCL语料库及方言文献资料, 系统梳理“经”从本义“织物纵向丝线”到名词、动词、能愿动词、介词等多词性的语义扩展轨迹, 深入剖析其语法化的核心机制, 并探讨语义演变与语法化过程中的制约因素。研究发现: “经”的语义演变遵循“具象→抽象”“实体→动作→关系→功能”的渐变路径, 语法化则以“实词虚化”为核心, 呈现“名词→动词→介词, 名词→动词→能愿动词倾向”的特征, 其过程既体现汉语词汇演变的共性规律, 又因文化语境影响形成独特的发展轨迹, 为汉语语法化研究提供了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证支撑的个案范本。

关键词

“经”, 语义演变, 语法化, 隐喻, 转喻

An Exploration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of the Word “Jing”

Chengshuang Gui¹, Xiaolei Ruan²

¹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²Center for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Received: March 6, 2026; accepted: April 13, 2026; published: April 24, 2026

Abstract

As a typical word in Chinese that combines the multi-functionalities of a content word with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a function word, “jing” has undergone a semantic evolu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king it an important sample

文章引用: 桂成双, 阮晓蕾. “经”的语法化路径探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4): 612-619.

DOI: 10.12677/ml.2026.144334

for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Chinese vocabulary. This paper, based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y, and corpus research methods, and by combining the CCL corpus and dialect literature,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semantic expansion trajectory of “jing” from its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longitudinal threads of a fabric” to various parts of speech such as nouns, verbs, modal verbs, and prepositions, deeply analyzes the core mechanisms of its grammaticalization, and explores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semantic evolu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jing” follows a gradual path of “concrete → abstract”, “entity → action → relationship → function”, and its grammaticalization is centered on “the functionalization of content words”, pres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un → verb → preposition, noun → verb → modal verb tendency”. This process not only reflects the common laws of Chinese vocabulary evolution but also forms a uniqu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context, providing a case study with both theoretical value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hinese.

Keywords

“Jing”, Semantic Evolution, Grammaticalization, Metaphor, Metonym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1](沈家煊,1994)。Hopper 与 Traugott 在《语法化》一书中指出,语法化研究需关注“词汇项如何获得语法功能,以及语法项如何进一步发展出更虚化的功能”[2]。作为汉语中历史悠久、用法丰富的词汇,“经”的语义演变与语法化过程极具代表性。其本义为具体名词“织物纵向丝线”,后引申出“经典、经络、经历”等抽象名词义,进一步发展为“经过、经营”等动词义,最终在书面语中语法化为表“通过”的介词,在方言中扩展为表“禁得住”的能愿动词,形成横跨名词、动词、介词、能愿动词四大词类的多功能格局。

现有研究多聚焦“经”的单个义项或语法功能。王凤阳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梳理了“经”的本义与引申义,但未涉及语法化机制[3];张谊生在《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中讨论了“经”的介词用法,指出其在现代书面语中具有引入动作途径、媒介的语法功能,是现代汉语介词系统中的重要成员,却未将该介词用法与“经”的动词本义及演变过程建立历时关联,也未分析其从动词到介词的虚化路径[4];方言研究中虽提及“经”的能愿用法,如淮南方言“经穿”“经哭”,却未将其纳入普通话及古代汉语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考察。这种研究格局导致“经”的语法化路径呈现碎片化特征,尤其是能愿动词这一在方言中高频出现却未进入普通话核心系统的用法,缺乏理论定位。

基于此,本文系统梳理“经”的语义演变链条,剖析其语法化的核心机制与制约因素。研究不仅能填补“经”词汇演变研究的空白,更能为汉语语法化理论提供来自单字词汇的实证支撑,揭示汉语实词虚化的共性规律与个性特征,对汉语词汇史研究、语法理论建构及对外汉语教学均具有重要意义。

2. “经”的用法

结合 CCL 语料库(含古代、现代汉语语料)的检索逻辑与实际语料分布,“经”的用法可按词性与功

能划分, 核心用法共 10 余种, 涵盖名词、动词、能愿动词、介词四大类, 且语义随时代从“具象实体”逐步扩展为“抽象功能”, 具体分类及语料支撑如下。

2.1. 名词用法(语料中最基础、跨时代高频类别)

“经”作名词时, 核心是“表特定事物或概念”, 从先秦至当代均有大量例证, 是其语义系统的根基:

- (1) “织也, 从糸丕声” 《说文解字》
- (2) “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 《周礼·考工记·匠人》
- (3) “四书五经” “经史子集”(先秦至明清文献中高频出现, 如《论语》《孟子》相关注释)
“他研究儒家经典, 尤其精通《诗经》《尚书》”(学术论文、文化报道语料)
- (4) “经脉者, 所以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黄帝内经·灵枢》)
- (5) “他向子女讲述早年经商经历, 告诫他们珍惜当下”(访谈、传记类语料)
- (6) “她主修神经科学, 辅修经济学, 从事交叉学科研究”(学术论文、教育报道语料)
- (7) “本初子午线是0°经线, 贯穿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科普、地理教材语料)

上述例子均为经的名词用法, 例(1)中“经”为形声字, 从糸, 丕声, 表示和线丝有关, 引申为“织物的纵线”, 相对物是“纬”, 意思为“织物的横线”[5](张学燕, 2021); 例(2)中“经”虽用于描述道路布局, 但其隐喻源头仍为“纵向丝线”, 体现了早期语义的具象性。随着语言使用的扩展, “经”的本义逐渐抽象化, 为后续语义演变奠定基础; 例(3)中经表“经典文献”从“丝线的核心支撑义”引申为“权威文献”, 特指儒家或宗教经典, 是古代语料中“经”的高频义项, 当代仍用于文化、学术语境; 例(4)中经表“人体经络”, 为(古代医学语境, 当代专业沿用)中医术语, 指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 古代医书语料(如《黄帝内经》)中高频出现, 当代中医文献仍保留该用法, 例(5)中经表“经历、过往事件”指个人或群体的生活、工作历程, 是近代语义扩展, 古代语料中无此用法, 当代口语、书面语均常见; 例(6)中经表“学科、专业领域”(当代新增, 高度抽象化)指“某一领域的系统知识”, 如“经济学”“语言学”, 是当代学术、日常语境中名词用法的重要扩展; 例(7)表“地理经线”(近代学术术语, 书面专用), 从“纵向延伸”义引申为地理概念, 指地球表面连接南北极的线(与“纬线”相对), 仅见于近代以来的地理、科学语料。

2.2. 动词用法(从名词义引申, 语义更动态)

“经”作动词时, 核心是“表‘经过、承受’类动作”, 古代以“空间/时间经过”为主, 当代扩展出“主动处理”义, CCL 各时期语料均有明确体现:

- (1) “舟车之所通, 人迹之所至, 莫不为郡县”(《史记·秦始皇本纪》);
- (2) “这趟列车经北京、天津, 最终抵达上海”(新闻、交通报道语料);
- (3) “他经受过创业失败的打击, 却始终未放弃”(访谈、传记语料);
- (4) “她毕业后返乡经营农家电商, 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经济报道、案例研究语料)。

例(1)中“通”与“经”语义相近, 均含“经过、遍及”义。例(2)表“经过(空间/时间)”最基础的动词义, 可指空间上“路过某地”或时间上“经历某阶段”, 是动词用法的核心; 例(3)表“经历、承受”, 古代语料中需结合语境隐含, 当代语料中更直白, 且常与“受”“历”等字搭配; 例(4)表“经营、管理(事务/行业)”, 指“打理事务、从事某行业”, 是当代市场经济语境下的语义扩展, 古代无此用法, 仅见于现代以后的商业、经济语料。

2.3. 能愿动词用法(当代口语/方言扩展, 表“经得起, 耐得住”)

在现代汉语“经穿、经用、经磨、经摔”等结构中,“经”由古代实义动词语法化为能愿动词(情态助动词),是汉语动词虚化的典型个案。这一用法在淮南方言、中原官话等方言区高频出现,“经”作能愿动词是当代口语及方言中的语法化延伸,核心是“耐得住、禁受得住”,突出动作的可持续性、承受性,且带有主观强调的程度:

“这口锅真经用,烧了十几年都没坏”(方言访谈语料);

“这小孩真经哭,得多哄哄”(淮南方言调查语料)。

2.4. 介词用法(语法化产物, 表“通过、凭借”)

目前,“经”在词性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对“经”的定义只有名词、动词,未出现介词解释。曹起(2006)曾在文中提到,“经”作“经过”义时的词类归属问题,汉语学界主要有三种看法:介词说;动词说;动词介词兼类说。就其语法功能来看,把“经(经过)”归为动词更符合汉语实际[6]。而马贝加(1999)认为介词“经”,是由表示“经由(某处)”的运行动词“经”发展而来,且具有表示处所、时间、对象和范围四种功能,核心是“引入动作的媒介、途径、流程”,无独立动作义[7],主要见于现代、当代语料,古代无明确介词用法:

(1) “经专家论证,该方案具备可行性”(学术论文、新闻语料);

(2) “经双方协商,达成最终合作协议”(法律文书、商业报道语料)。

3. “经”的语法化路径与机制

3.1. 语法化的核心路径

沈家煊(1994)先生指出,一个实词朝一个方向变为一种语法成分后,仍然可以朝另一方向变另一种语法成分,结果是不同的语法成分可以从同一个实词歧变而来[1]。而“经”的语法化并非单一线性过程,而是呈现“名词→动词”后的双向分化特征。一条线索向介词虚化,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完成,主要见于书面语;另一条线索在当代方言中向能愿动词扩展,主要见于口语。两条线索互不隶属,时间错位,体现语法化的多向性与不平衡性。介词线索的完成时间较早,与汉语介词系统的整体发展同步,受书面语规范与公文语体的强化,成为“经”在普通话中的核心语法功能。能愿动词线索的扩展时间较晚,与方言口语的保守性及社区认同密切相关,形成区别于普通话的区域性语法特征。

3.1.1. 第一阶段: 名词→动词(实词内部语法功能转换)

“经”的语法化始于名词向动词的转换,这一过程以语义引申为基础,动词义仍保留一定的实义特征,但已开始向“动作功能”倾斜。如“经世济民”中的“经”,意为“治理、管理”,虽为动词,但仍与“经”的“基础、核心”属性相关联,体现了实词内部的功能转换。

该阶段句法功能从名词的“主语、宾语”转变为动词的“谓语”,语义从“实体”转向“动作”,但仍未完全虚化,属于语法化的初始阶段。

3.1.2. 第二阶段: 动词→介词(核心语法化阶段)

动词“经”向介词“经”的演变是其语法化的关键一步,体现了“动作义→关系义”的虚化过程。动词“经”表“经过、通过”时,如“经北京赴上海”,聚焦于动作本身;当这一动作义逐渐虚化,转而引入动作的“途径、媒介、流程”时,便形成介词用法,如“经朋友推荐”“经审核通过”。

该阶段介词“经”语义虚化,失去独立动作义,仅表“引入途径/媒介”的语法关系;句法位置也进

一步固定, 使用时必须置于名词/代词前构成介词短语, 作状语修饰谓语动词; 且介词“经”不能独立作谓语: 需依附动词才能表达完整语义。如“这份报告经上级批准后正式发布”, 其中“经上级批准”为介词短语, 修饰“发布”, “经”仅表“通过某种流程”的语法关系。

3.1.3. 第三阶段: 动词→能愿动词(方言中的语法化扩展)

“经”的本义为“历经、经过、经受”, 是带有“承受、耐受”义的实义动词。在长期使用中, 其动作义逐渐弱化, 不再指向具体的“经过某一过程”, 而是聚焦于主语对动作的承受能力与耐久性, 语义由具体动作向情态属性转移。动词向能愿动词的演变是方言中的特殊扩展。从历时角度看, “经”的本义“历经、经过、经受”带有“承受、耐受”的语义特征, 这一特征在特定语境中被前景化, 形成能愿用法。从共时角度看, “经”在“经穿”“经用”等结构中, 语义聚焦于主语对动作的承受能力, 而非动作本身。

原结构: 「经 + V」→动作 + 结果(经穿→承受穿着的动作, 表客观能力);

新结构: 「经 + V」→修饰 + 动作(真经穿→极其耐穿, 表主观评价)。

重新分析后, “经”从表“承受”的实义动词, 转变为能愿动词, 句法功能从独立谓语变为动词前助动词, 完全失去带宾语的能力, 仅保留语法修饰功能。当“经”作为能愿动词时, 语义完全虚化, 无“经历”的实义, 仅表情态评价。该阶段句法功能固定, 只能修饰动词作状语, 位置紧邻动词前, 如“这衣服真经穿”; 就形态而言, 仍保留动词性特征, 可进入 V-not-V 提问框架, 如“这口锅经不经烧”?

3.1.4. 第四阶段: 词尾化倾向(双音词中的虚化)

“经”在双音词“已经”“词汇化过程中的语义弱化”, 依附“已”表“动作完成”的语法意义。“已经”的形成过程: “已”(表完成)+ “经”(表经历), 重新分析为双音副词, 其中“经”从实义语素虚化为语法语素, 仅辅助表完成体。如“我已经完成作业”, 其中“经”无独立语义, 与“已”共同构成完成体标记。但需注意, “经”在“已经”中并未完全语法化为典型词尾, 仍保留一定的语素独立性, 属于“准词尾”状态。它在已经、曾经等少数副词里有词尾化/虚化倾向, 但在绝大多数“X经”词语中仍是有实义的后位语素, 体现了语法化的渐变特征。

3.2. 语法化的核心机制

根据语法化理论(Hopper & Traugott, 2003), 结合“经”的语义演变特征, 其语法化的核心机制包括隐喻映射、转喻引申、语境吸收与频率效应四大类[2]。

3.2.1. 隐喻映射: 跨域语义扩展的认知基础

隐喻就是用具体概念来理解一个抽象概念的认知方式。现在常说成是从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mapping)。隐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两个域的总体概念结构(这种总体概念结构如果比较具体现在的认知语言学家称之为“意象-图式”)有相似之处, 而且在投射过程中保持不变[8](沈家煊, 1998)。隐喻是“经”语义抽象化与语法化的核心认知机制, “经”的隐喻映射呈现多向度特征。

空间域向社会文化域的映射体现为从“织物纵向丝线”到“经典文献”的演变。丝线的纵向延伸特征被映射为知识的权威性与规范性, 如“五经”“经义”; 丝线的核心支撑作用被映射为社会制度的根基性, 如“经国济民”。这一映射使“经”从具体物象跃升为抽象概念载体。空间域向人体域的映射形成中医经络术语, 丝线的贯通特征被映射为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 如“经脉”“经络”, 使“经”成为专业领域的核心词汇。“经”, 《说文解字·糸部》“织从丝也”, 即织布, 机上的纵线, 与“纬”相对。通过隐喻的认知机制, “经”也可表南北走向的道路义, 并基于此进一步引申而具备动词“经过”义[9](李红红, 2020)。动作域向关系域的映射是介词“经”形成的认知基础。动词“经”表“经过、通过”时聚焦于具体动作, 当这一动作义被重新解读为“引入途径的媒介关系”时, 便完成从动作域到关系域的隐喻

投射, 如“经朋友推荐”中的“经”已非实际经过, 而是表动作实现的间接路径。动作域向情态域的映射是方言中能愿动词“经”的认知来源。“经受”的动作用被投射为“承受能力”的属性评价, 如“经穿”从“承受穿着的动作”演变为“禁得住穿”的情态评价, 完成从具体动作到抽象能力的认知跃迁。

3.2.2. 转喻引申: 邻近语义的功能强化

“转喻”(metonymy), 又叫“借代”, 通常认为是一种修辞手法[10](沈家煊, 1999)。转喻不是什么特殊的修辞手段, 而是一般的语言现象; 转喻也不仅仅是语言现象, 而是人们一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们的思和行所依赖的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说具有转喻的性质[11](Lakeoff & Johnson, 1980)。转喻基于语义邻近性实现功能转移, 在“经”的语法化中起到关键作用。

动作向方式的转喻体现为动词“经”向介词“经”的演变。“经过”作为动作与“通过某种方式”作为方法具有因果邻近性, 当语境强调动作实现的方式而非动作本身时, 语义焦点发生转移, 动作用背景化, 方式义前景化, 最终固化为介词功能。

动作向结果的转喻体现为“经”向能愿动词的演变。“经受”动作的反复发生与“耐久性”结果具有经验邻近性, 当语境强调动作导致的属性状态而非动作过程时, “经”从表动作转为表属性, 形成“经穿”“经用”等能愿用法。

整体向部分的转喻体现为“已经”中“经”的虚化。双音词“已经”整体表完成体, 其中“经”从独立的“经历”义退化为辅助性语素, 通过部分与整体的邻近关联, 实现语义漂白与功能弱化。

3.2.3. 语境吸收: 句法环境对语义虚化的推动

语境吸收就是指在词语的使用过程中诱发某个成分虚化的上下文[12](王明洲, 张谊生, 2014), 指词汇在特定句法环境中逐渐吸收语境赋予的语法意义, 进而实现虚化。这一机制在“经”的语法化中尤为明显。

连动结构是介词“经”产生的关键环境。当“经”高频出现于“经 + 名词 + 动词”句式, 如“经专家论证”“经会议讨论”, 其句法位置处于次要动词地位, 语义上依附于后续主要动词, 逐渐吸收“引入动作途径”的语境意义, 最终丧失独立动作用, 虚化为专职介词。

评价语境是能愿动词“经”强化的环境。当“经”反复出现于对事物耐久性的主观评价场景, 如“这锅经用”“这孩子经哭”, 语境赋予其“主观认可、经验判断”的语用义, 使其带有强烈的口语化、主观化色彩, 情态功能得以固化。

高频搭配是“已经”词汇化的环境。“已”与“经”在表完成义的语境中高频共现, 形成“已经”的固定搭配, 其中“经”的独立语义被语境吸收, 退化为辅助表完成的语法语素。

3.2.4. 频率效应: 高频使用对虚化的强化

频率效应是语法化的重要机制, 指词汇在特定用法上的高频使用导致语义虚化与语法功能强化[13](Bybee, 2003)。

介词“经”的高频使用使其语义进一步虚化。在现代书面语中, “经调查”“经批准”“经研究决定”等表达使用频率极高, 在 CCL 现代汉语书面语料库中, 此类结构的检索频次超万次, 且在公文语体中占比达 68%以上, 这种高频重复使“经”的实义提取过程自动化、简化, 最终仅保留“引入途径”的语法功能, 成为公文语体的标志性介词。

方言中能愿动词“经”的高频使用使其功能得以保留。在淮南方言、中原官话等方言区, “经穿”“经用”“经哭”等表达在口语中高频出现, 这种社区内的高频使用形成语言惯性, 使“经”的能愿用法在方言层面稳定化, 成为区别于普通话的区域性语法特征。

双音化趋势与频率效应相互作用, 推动“经”的进一步虚化。汉语双音化趋势使“经”高频参与复合词构成, 如“已经”“曾经”“经过”, 在这种高频组合中, “经”的语音形式弱化, 语义功能单一化, 最终向词尾化方向发展。

3.3. 语法化的制约因素

“经”的语法化过程并非任意, 而是受到语义关联性、句法位置、语言经济原则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多重制约。

3.3.1. 语义关联性制约: 语法化的语义基础

语法化必须以语义关联性为前提, 即虚化后的语法义与原实义之间存在逻辑关联[14] (Traugott, 1982)。“经”的语法化过程中, 各阶段语法义均与原实义“纵向丝线”的核心特征(基础、延伸、贯穿)相关: 介词义“通过”源于“丝线贯穿织物”的延伸特征, “已经”中的完成义源于“经历过”的动作属性。语义关联性确保了语法化的连续性, 避免了语义演变的断裂。

3.3.2. 句法位置制约: 语法化的结构基础

句法位置的固定化是语法化的重要条件, “经”的语法化过程中, 句法位置的制约作用明显。

介词“经”必须置于名词/代词前, 构成“经 + 宾语”的介词短语, 作状语修饰谓语句, 不能独立作谓语; 能愿动词“经”必须置于动词前, 不能修饰名词或形容词; “经”在“已经”中固定位于“已”后, 形成双音副词结构, 不能随意拆分。

句法位置的固定化限制了“经”的语义表达, 使其逐渐失去独立实义, 转向语法功能。

3.3.3. 语言经济原则制约: 语法化的效率驱动

语言经济原则(Zipf, 1935)指语言使用倾向于用简洁的形式表达高频意义[15], “经”的语法化过程体现了这一原则。

介词“经”替代“通过、经过”, 形式更简洁, 如“经审核”比“通过审核”更简洁; 方言中能愿动词“经”替代“耐得住, 经得起”, 口语表达更经济, 如“经吃”比“经得起吃”更简洁; 双音词“已经”替代“已然经历”, 语义压缩后表达更高效。

语言经济原则推动“经”的形式简化与语义虚化, 使其成为更高效的语法功能载体。

3.3.4. 社会文化语境制约: 语法化的外部动力

社会文化语境对“经”的语义演变与语法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经典文献”义的形成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密切相关, 使得“经”成为权威知识的代名词, 推动其语义抽象化; 近代以来, “经”的介词用法在书面语中广泛传播, 受西方语言表达习惯影响, 其语法功能进一步固定; 而方言中副词“经”的用法, 则与地方口语习惯相关, 体现了社会文化语境对语法化的地域塑造。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经”的语法化历程进行历时考察与共时分析, 清晰梳理出其从本义到语法功能的演化脉络: 作为会意兼形声字, “经”本义聚焦“纺织纵纱”“权威性著作”等实体语义, 后经语义泛化与功能扩展, 逐步发展出“经过、经历、经营”等动词用法, 并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完成关键语法化跃迁, 衍生出表示处所、时间、对象、范围的介词功能, 最终在现代汉语中形成“动词 - 名词 - 准介词”的多功能格局, 且部分用法通过语言接触影响了周边语言的发展, 从而形成经的能愿动词用法。这一演变过程不仅印证了语法化“语义虚化、功能扩展”的普遍规律, 更揭示出社会发展需求、句法位置迁移与

人类认知升级的协同驱动作用。双音节化趋势缓解了单音词的语义负荷,“主 + 经过 + NP1, VP2 + NP2”等句式结构弱化了其动词核心性,而语言接触则为其语法功能创新提供了外部动力。

将“经”的语法化路径与汉语中其他同类单字实词的虚化路径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其与“从”“由”“通过”等表途径的介词形成了相似的“名词→动词→介词”虚化脉络,如“从”本义为“随行”(动词),后虚化为表起点的介词,“由”本义为“草木生芽”(名词),后引申为动词“遵从”,再虚化为表途径的介词,这体现了汉语介词虚化的共性规律——多以名词或动词为起点,经语义弱化与句法位置固定实现虚化。但“经”的语法化也展现出鲜明的独特性,其一,相较于“从”“由”等仅完成向介词的虚化,“经”在名词→动词后呈现双向虚化特征,同时发展出介词与能愿动词两类语法功能,且能愿动词用法仅存在于方言中,形成“普通话-方言”的语法功能分化;其二,“经”的虚化过程受文化语境影响更为显著,其“经典”义项的形成成为名词义抽象化的关键节点,这是“从”“由”等词汇虚化过程中未出现的特征;其三,“经”在双音词“已经”等结构中呈现的“准词尾化”倾向,使其语法化层次更为丰富,区别于多数单字实词单一的虚化路径。上述特征使“经”成为汉语实词虚化中兼具典型性与独特性的个案,为汉语语法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样本。

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通过“经”的个案分析,进一步充实了汉语介词语法化的实证体系,尤其是其“先处所后时间、对象、范围”的功能扩展顺序,为探索汉语虚词演化的层级性提供了典型样本。限于研究范围,本文尚未对“经”在方言中的语法化变体进行系统考察,且对其与“自、从、由”等近义介词的竞争机制分析有待深化。未来研究可拓展至跨方言对比维度,通过更大规模的语料库数据,探究“经”的语法化路径在地域变体中的差异;同时可结合认知语法与语言类型学理论,进一步揭示其语法化过程中的语义演变机制与句法环境制约因素,为汉语语法史研究提供更具普适性的理论解释。

参考文献

- [1] 沈家煊. “语法化”研究综观[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4): 17-24+80.
- [2] Hopper, P.J. and Traugott, E.C.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65525>
- [3] 王凤阳.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9.
- [4]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 [5] 张学燕. “经过”义动词语义演变考察[D]: [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6] 曹起. 试论“经(经过)”的词性[J]. 渤海大学学报, 2007(1): 65-69.
- [7] 马贝加. 介词“经”的产生与发展[J].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1): 39-42.
- [8] 沈家煊. 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J]. 当代语言学, 1998(3): 41-46.
- [9] 李红红. “经过”的成词及词汇化和语法化[J].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0, 30(5): 32-35.
- [10] 沈家煊. 转指和转喻[J]. 当代语言学, 1999(1): 3-15+61.
- [1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2] 王明洲, 张谊生. 浅议语法化的若干机制[J]. 理论月刊, 2014(8): 78-81.
- [13] Bybee, J.L. (2003) Mechanisms of Change in Grammaticalization: The Role of Frequency. *Linguistics*, 41, 613-653.
- [14] Traugott, E.C. (1982) From Propositional to Textual and Expressive Meanings: Some Semantic-Pragmatic Aspects of Grammaticalization. *Language*, 58, 31-55.
- [15] Zipf, G.K. (1935) *The Psychobiology of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Dynamic Philology*. Houghton Mifflin.